

Novella

中经典

Colette

La Naissance du jour



人们在读我的书时以为这是我的自画像？耐心点，这只是我的模特。

——科莱特

白日的诞生

〔法〕科莱特 著
桂裕芳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Novella

中经典

Colette

La Naissance du jour

白日的诞生

〔法〕科莱特 著
桂裕芳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日的诞生/(法)科莱特著;桂裕芳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3
(外国中篇小说经典)
ISBN 978-7-5321-4984-1

I. ①白… II. ①科… ②桂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56814 号

Colette

La Naissance du jour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3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总 策 划: 黄育海 陈 征

出版统筹: 陈 丰

策划编辑: 何家炜

责任编辑: 方 铁

封面设计: 董红红

白日的诞生

[法]科莱特 著

桂裕芳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sm.com

总 经 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4.25 字数 80,000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984-1/I · 3913 定价: 18.00 元

中篇小说的“合法性”

——“中经典”总序

毕飞宇

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合法性毋庸置疑。依照长、中、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，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。依照“不成文的规定”，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，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，在这样一个“不成文”的逻辑体系内，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。

然而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却是可疑的。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，尽管《阿Q正传》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，可是，《阿Q正传》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的时候，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。

如果我们愿意，跳出汉语的世界，“中篇小说”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。在西语里，我们很难找到与“中篇小说”相对应的概念，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，可是，顾名思义，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，所谓的中篇小说，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，是加长版的或

加强版的短篇。

那一次在柏林，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，他说，说起小说，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，它的意思是“新鲜”的，“从未出现过”的事件、人物和事态发展，基于此，Novus 当然具备了“叙事”的性质。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、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。——如果我们粗暴一点，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“讲故事”。

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：传统是重要的，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，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。姚明两米一六，是个男人；我一米七四，也是男人，绝不是“中篇男人”。

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？不需要。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，也可以心平气和。

我第一次接触“中篇小说”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“伤痕文学”时期。“伤痕文学”，我们也可以叫做“叫屈文学”或“诉苦文学”，它是激愤的。它急于表达。因为有“伤痕”，有故事，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“呐喊”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。但是，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。十年磨一剑，那实在太憋屈了。还有什么比“中篇小说”更适合“叫屈”与“诉苦”呢？没有了。

我们的“中篇小说”正是在“伤痕文学”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，是“伤痕文学”完善了“中篇小说”的实践美

学和批判美学，在今天，无论我们如何评判“伤痕文学”，它对“中篇小说”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。直白地说，“伤痕文学”让“中篇小说”成熟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、先锋文学、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。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，中篇小说功不可没。事实永远胜于雄辩，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，除了极少数，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。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。——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，大型的双月刊也多，它们需要。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、成气候，这句话我敢说。嗨，谁不敢说呢。

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，这句话也不为过。

当然，我绝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。虽然没有明确的“中篇”概念，他们的“长短篇”或“短长篇”却是佳作迭出的。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：《老人与海》让我领略了别样的“小说”，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，和短篇也不一样。——铺张，却见好就收。

所以说，“合法性”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：它始于“非法”，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，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，自然而然地，它“合法”了。

先生：

您请我去您家，也就是去我钟爱的女儿身边住一个星期。您和她生活在一起，您知道我很少见到她，能见到她对我来说是件乐事，您邀请我去看她，这使我很感动。但我不能接受您的盛情邀请，至少目前不行。原因是这样：我的粉红色仙人掌可能要开花了。这是一种极稀有的植物，是人家给我的，据说在我们这种气候下，它每四年才开一次花。我已经是老迈的女人了，如果粉红色仙人掌开花时我不在家，肯定我再也见不到它下次开花了……

因此，先生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，我的敬意与歉意。

短笺的签名是“西朵妮·科莱特，娘家姓朗多瓦”，这是母亲写给我的第二任丈夫的。第二年她便去世了，享年七十七岁。

有时我感到有愧于四周的一切，我本人会变得平庸。我惊恐地发现肌肉正失去弹性，欲望不再强烈，痛苦的锋利性正在减弱，然而，在这种时刻，我仍然能振作起来对自己说：“我是写这封信的女人的女儿——这封信以及其他许多信我都保存着。在这短短几行字中，她告诉我在

七十三岁高龄时她仍然计划去旅行并且确实去旅行，然而，热带花朵的可能开放使她在等待中中止了一切，甚至使她充满爱的心灵沉默。我是这个女人的女儿，她在一个不光彩的、吝啬而狭小的地方向野猫、游民和怀孕的女仆敞开乡间住所的大门。我是这个女人的女儿，她无数次因无钱援助他人而万分难过，冒着风雪挨户求援，对有钱人家说有家穷人刚生下一个孩子，没有襁褓，赤裸裸地躺在有气无力的、光秃秃的手上……我永远忘不了我是这个女人的女儿，她俯身瞧着仙人掌刀片状叶子中间那朵即将开放的花朵，她颤抖着，布满皱纹的脸在赞叹，这个女人本身也在不停地开放，不知疲倦地、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……”

现在我逐渐衰弱，在镜子里我渐渐与她相像，但是，尽管我们容貌相似，我怀疑她如再世能否认出我是她女儿……除非她回来时天刚刚亮，我站在那里窥视着沉睡的世界，我醒了，像她从前，也像我往常那样，在众人以前……

几乎在众人以前，啊，贞洁和安详的幽灵。但我不能指给你看兜着母鸡饲料的蓝围裙，不能指给你看整枝剪或木桶……我几乎在众人以前就起床，但睡眼惺忪地站在门口，但半光着身子披着一件胡乱罩上的、令人动情的袍子，但因情欲而颤抖的手臂挡护着——啊，可耻，啊，把我藏起来——一个男人的影子，小小的……

“让开，让我瞧瞧。”我亲爱的幽灵会对我说，“啊！这幸存下来，被你亲吻的不是我的粉红仙人掌吗？它长得多

大，变化多大呀！……不过，女儿，我盯着你的脸，又认出了它。你的热情，你的期待，你张开的忠诚的双手，你的心跳，你屏住的呼喊，你四周的清晨，它们使我认出了它，对，我认出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作为。你别走，别躲藏，愿你们两个，你和你亲吻的它，得到安宁，说实在的，我的粉红色仙人掌很好，最终要开花了。”

这是我最后的家吗？我丈量它、听它。此刻，午时以后接踵而来的、短暂的室内黑暗在流逝。蝉和遮掩阳台的枝条排在发出响声，不知什么昆虫的鞘翅闪着点点红光，松树上深红色的小鸟每隔十秒钟就啾鸣一次，小心翼翼包围我房屋的西风却不惊动大海，大海平坦、稠密、坚硬，生硬的蓝色将在白日将尽时变得柔和。

这是我将忠实于它的、永不抛弃的、最后的家吗？它是如此普通，不可能有对手。

我听见瓶子在丁当响，它们被放到井里镇凉，晚饭时再取上来。其中一瓶，呈醋栗的粉红色，将与绿色的甜瓜相配，另一瓶琥珀色的，酒劲很大的沙地葡萄酒与生菜——拌上油的西红柿、辣椒、洋葱——和熟透的水果最相宜。晚饭以后，可别忘记将甜瓜两侧的沟挖一挖，给凤仙花、福禄考、大丽花浇浇水，还有小橘树，它们的根不够深，无法独自吸取土地深处的水，也不够强壮，无力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，承受阳光不断的晒烤而不枯死……这些小橘树……为谁种的？我不知道。也许不是为我。猫高高地蹦起来进攻尺蛾，十点钟的空气像牵牛花一样发蓝。一对日本母鸡在一把乡间椅子的扶手上打盹，像一窝雏鸟一样叫个不停。狗已经退出了世界，想的将是明天的黎明。我将作出选择：书本、睡床和海边小路，路上有许多呱呱

叫的癞蛤蟆……

明天，我将在被咸的露珠润湿的桤柳上、在假竹上看见红色的黎明，每根蓝色竹子的尖端挂着一粒珍珠……海边小路从黑夜、薄雾和海洋中升起……接着便是沐浴、工作、休息……一切都可以如此简单……莫非我在此达到了了结一切的境地？一切都与我生命的最初几年相似，我逐渐认出来了，缩小的农村地产，猫，衰老的狗，惊叹，安详——我远远就闻出它的气息：仁慈的潮气，即将降临的、使我在仍然动荡的生活中恢复元气的雨——它们使我认出了归路。消失在远方的那座昙花一现的宫堡让位给了小屋，摊散在法兰西各处的不动产渐渐地缩小，应了我从前不敢表明的愿望。往昔仍有非凡大胆的生命力，甚至一直影响到今日的下人：仆役们又变得谦逊和称职。贴身女仆兴致勃勃地用锹翻地，厨娘去洗衣池洗衣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原以为只能从生活的另一面来继续生活，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仍存在一条菜园小径，我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印迹。在井沿上，母亲的幽灵穿着过时的蓝棉缎衣袍，是在给喷水壶灌水吗？这些清凉的水珠，甜蜜的幻象，这种外省的心态，一句话，这种天真无邪，难道不是生命末日的迷人召唤吗？一切又变得多么简单……一切，直至我有时摆在浓阴下餐桌上的与我的餐具相对的另一副餐具。

第二副餐具……它现在不占什么位置：一个绿色的盘子，一只古老的、稍稍混浊的大玻璃杯。如果我示意仆人们将它们永远拿走，从地平线突然袭来的恶风也不会吹起我

的直发，也不会——这曾发生过——使我的生活转向。这副餐具从桌子上端走后，我仍然吃得津津有味。不再有神秘，他的餐巾下不再有盘曲的蛇。为了有别于我的餐巾，他餐巾上有一把古铜色竖琴的图像，下面是上世纪的一个老旧的奥菲克莱管，管的上方有几张空白的乐谱，只看见几处写着“强音”。这些字均匀地分散开，像是眼泪……这副餐具是一位来来往往的朋友的，它不再属于哪位男主人，他在夜里，跺得楼上卧室的地板咯咯响……当盘子、杯子、竖琴在我对面消失后，我只不过是独自一人，而不是被抛弃。我的朋友们安下心来，对我有信心。

我剩下不多的老朋友，两三位，那批朋友在我头一次遭难时以为我会丧命，老实说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，而且告诉了他们。这些人一个一个在死亡中获得了安宁。我有些年轻的朋友，主要是比我年轻。我本能地喜欢获得和保存能在我大限以后继续存在的东西。对于这些人，我没有带来极大的痛苦，至多是些烦恼：“嗯，他还要毁了她……他还要占据多久这个重要的位置？”他们推测结局，推测他的不安心理和变化不定的热情。“重伤寒或轻度疹子？上天真是为难我们的朋友，她总能染上如此厉害的疾病！”我真正的朋友始终向我显示极度关怀的证据：对我爱的男人本能地产生厌恶。“如果这位又死了，我们该多么关心她，多么努力去帮助她恢复平静……”

其实，他们从未这样抱怨，恰恰相反。他们看见我斗志高昂地回到他们身边，我在舔身上的伤口，计算策略上

的错误，这种偏心的策略其实是种乐趣，我将种种罪名扔到我挑战的敌人身上，接着又无穷尽地为他洗刷，然后偷偷搂着他的信和肖像：“他真迷人……我本该……我本不该……”接着便是理智，我不喜欢的平心静气，然后便是沉默，来得太迟的彬彬有礼、谨慎持重的沉默，其实这是我最厌恶的时刻……这是痛苦的例行程序，如同笨拙的恋爱习惯，如同无意中毒害两人生活的必然举止……

这么说，我那斗士的生活已经结束？而我原认为永不完结的。只有我的想像力时不时地使逝去的爱情起死回生，我指的是其局限于某处的短暂乐趣已荡然无存的爱情。在幻想中，有时一个爱情会重生，带着难以描绘的声音，含混的话语，可作两三种相互矛盾的解释的目光，要求……这个梦最后直截了当地、不经断裂地变成了小学毕业考试，变成了小数，如果我醒来时枕上有点潮湿，那是因为小学文凭。“再过一秒钟，我的口试就失败了，”我那仍然解脱不了的记忆喃喃说，“啊！最大公约数？不，瞧瞧，是他，是他，他从窗口窥视我，看我是否欺骗他……不，不是他，是……是……”光线变强了，扩大了我两眼之间那染上金光的绿色窗洞……“是他吗，还是……我担保现在至少七点钟了——如果是七点钟，给茄子浇水就太晚了，太阳已经在头上——为什么我在醒来以前没有把这封信伸到他眼前晃动一下呢？信里他保证过宁静、友谊、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和……在任何季节我都没有起得这么晚……”因为从梦想返回到现实，只不过是担心的内容换了个地方，

换了个程度。

一小缕如翼的光线在两块外板窗间抖动，不均匀的颤动触及了墙和那张又长又重的桌子，写字、看书和玩牌的那张长得要命的桌子，它和我一样是从布列塔尼回来的。光的翅膀时而在粉红色的石灰墙上呈粉红色，时而在蓝色的德国棉布毯上呈蓝色。堆满书的碗橱、安乐椅和衣柜随我在法国两三个省份转了十五年。带纺锤形扶手的安乐椅很精细，具有乡村风味，像是手脚纤细的农妇，黄色的盘子在弯曲的手指下像铃声一样歌唱，厚厚的白色大餐盘呈琅琅的乳白色，我们惊异地一同回到我们的家乡。谁会指给我看，在离这里六十公里的穆里戎山上，我父亲和祖父母的那所房子？别的地方哺育了我，这不假——某些地方还很苛刻。女人将有过幸福爱情的地方都视为家乡。她也在爱情的痛苦得到痊愈的每片天空下重生。这样算来，这片由西红柿和大辣椒装饰的、多盐的蓝色海岸就是我两度的家乡了。多么富饶，而我在长时间里竟不知晓！空气轻盈，葡萄枝蔓被浸泡在阳光下，微微起伏，葡萄成熟得很早，蒜的味道很浓。这是有时缺水的土壤所造成的有尊严的贫瘠，是朴实的人民所教诲的优雅的懒散，啊，我晚来的财富……我们不要抱怨。我的成熟归功于你。如果我那当年仍然粗嫩的青春，靠在层状和片状的岩石上，靠在松树的叉开针叶上，靠在海胆的刺和藻类发黏的苦孢子和无花果树上，我的青春会流血。无花果树的每片叶子翻过来就是猛兽的舌头。这是什么样的地方！侵入者给它配上了

别墅、车库、汽车和可以跳舞的假“农舍”。北方的野人来分割、投机、砍伐，这活该，但古往今来，有多少掠夺者爱上了这位女囚？他们来是为了毁灭她，但突然住手，聆听她在睡梦中的呼吸。接着他们轻轻关上栅栏，变得沉默无语，毕恭毕敬；他们遵从你普罗旺斯的意愿，重新系上你的葡萄王冠，重新种植松树和无花果树，播种线纹美丽的甜瓜，而且，美人呀，他们一心要服侍你，而且以此为乐。

其他人注定要抛弃你，在此以前先要使你丢脸。但这种人你见得多了。他们是冲着赌场、饭店或明信片来的，他们将抛弃你，风刮起白色尘土，烧炙他们、咬啮他们，使他们落荒而逃。留住那些用水罐喝水、痛饮沙地上的干葡萄酒的情人吧，留住那些倒油时十分慎重、路见死肉时别过脸去的人们吧，留住那些清晨即起的人们吧，晚上他们已经上床还听着海湾里游艇的轻微喘息声入睡——留住我吧……

昏暗更浓，意味着我午休的结束。肯定地，那只疲累的母猫将令人难以置信地完全伸长身体，将一只前爪伸在前面，谁也不知道这只爪子到底有多长，它漂亮地打个哈欠说：“早过四点钟了。”第一辆汽车离这里不远，它驶向海滩，扬起一小团尘土，另几辆车会跟着它。一辆车在我的栅栏前停了片刻，驶进小径上金合欢花羽状的浓阴中，这是些没带着妻子的男人和带着情人的女人。我还不至于当他们面关上门，对他们龇牙咧嘴吧，但我冷淡而客气地

以“你”相称，他们明白要有所克制。几位男人喜欢我这座没有男主人的房屋、它的气味和没有栓锁的门。几位女人仿佛突然兴奋起来，说道：“啊！真是天堂……”却暗中掐算缺少的东西。不过，这些女人和那些男人都赞赏我的耐心，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计划，而我却没有计划。他们“爱这个地方”，他们想要“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农庄”或者“在海边峭壁上”盖“一座农舍，嘿，那风景多美呀！”我变得可爱了，因为我听着，一面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因为我不重视旁边的地，我不买邻居的葡萄园，我也不要“扩大房屋一侧”。一位老兄每一次总要丈量我的葡萄园，从我家一直走到海边，不上下台阶，然后走回来下结论说：“一句话，这个产业对您太合适了。”我说“是的，是的”，就仿佛他或另一个人对我说“您没有变”时那样，这话的意思是：“我们真愿意您不再变。”

我很愿意再试试……

风大了，因为通向镂空砖围成的葡萄园的那扇门在轻轻地拍打。它很快刮过四分之一的地平线，停向像冬季一样纯净的发绿的北方。于是整个低凹的海湾将像贝壳一样隆隆响。再见了，我露宿在酒椰垫子上的时光……如果我坚持在室外露宿，强风会掀走我的被单和毯子，将它们卷成长筒，这风既干又冷，吹走了一切气味，使土地瘫痪，它是劳作、快乐和睡眠的敌人。这个奇异的折磨者像猛兽一样对待人！关于它，神经质的人知道得比我多。我那位普罗旺斯的厨娘，在井边遭到袭击，放下水桶，抱着头喊道：“它要杀死我！”在刮强风的夜里，她在葡萄园的小屋里呻吟，她受它折磨，也许还看得见它……

我退到卧室里，不过分急躁地等待这位客人离去。在它面前，哪扇门都关不住，它已经从我门下送来古怪的礼物：凋零的花瓣、细细簸扬的籽儿、沙粒、被折磨的蝴蝶……行了，行了，我给其他的象征吃过闭门羹……我早过了四十岁，不会看见凋谢的玫瑰就扭过头去。这么说，我作为战士的生活结束了？有三段时间最宜于想这件事：午睡时、晚饭以后当房间里奇异地充满从巴黎来的报纸的劈啪声时、还有在夜里，在黎明前或失眠的时候……是的，很快就是三点钟了。这个不稳定的深夜迅速地向黎明倾斜，然而即使在这时，去哪里寻找我过去的忧愁和幸福、我的